

搞笑红人刘金 百万粉丝背后的孤独

最担心的不是失去了经济来源，而是会失去粉丝的陪伴

两个月前，刘金发现自己快手账号被盗了，绑定了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。

刘金崩溃了。绝望中，他不停给盗号的人发私信：你想要什么都可以，求你把号还给我。毫无应答。他的账号有100多万粉丝，按惯常的一个粉丝一元钱计算，这个转手能卖100多万的账号是他的主要生活来源。

他不吃不喝，一遍遍刷快手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：把号找回来。他找散打哥帮忙。散打哥在快手上的名气仅次于第一红人MC天佑，当时已有粉丝800多万，据说与快手官方人员相识。

第二天晚上，刘金突然收到官方私信，说搞好了。刘金登录一看，陌生的手机号没有了，他赶紧绑定了自己的号码。

“网络太可怕了。”刘金倒吸一口冷气。

一年前注册快手的时候，这名大山里的青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遭遇“树大招风”的危机。他曾经贫穷、自卑，快手的出现成为他人生的拐点。他在虚拟世界里收获了大批忠实的拥趸，尝到了被关注和赞扬的滋味。网络世界让刘金看到机会和希望，同时这种虚幻的繁荣也带给他焦虑和不安，他生活在遥远又相互连接的两个世界里。



1月2日，刘金在镇上的理发店。

“金哥”

在刘金的快手视频里，他扮丑、淋大粪、摔跟头、掉水沟，卖力地讨粉丝欢心。粉丝们管他叫“金哥”，在视频的下面不断刷评论。

2015年冬天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23岁的刘金下载了快手，注册了账号，一共两个粉丝，都是他的朋友。

当时他在堂哥开的汽车租赁店里看店，只是单纯的喜欢看搞笑视频。他看别人有几十万粉丝，很好奇：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多？“粉丝都是在刷屏‘永远支持’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好牛啊，我也想成为有很多粉丝的人，想要有人认识，有人知道。”

起初，刘金发一些随手拍的照片，只能被同城的人看到，点击量只有一百多。有一天，他看到有人画了一幅画上了热门。

刘金从小喜欢画画，他试着发了一张素描赵丽颖，也上了热门，一下涨了2000多个粉丝。他特别高兴，收到几十封赞扬的私信，一条一条地回复。

他随后又画了权志龙、杨洋、鹿晗……涨了3万多粉丝。没多久，画画点击量越来越少。

刘金尝到被关注和赞扬的滋味，对涨粉有了更真切强烈的渴望。他看着满屏的搞笑段子，拉上邻居朋友也摸索着拍。

他最初的灵感来自小时候和同伴互相捉弄，他喜欢恶作剧，脑袋里整人的点子一股一股往外冒，一有时间就从工作的县城回到农村老家把这些想法拍出来。

刚开始什么也不会，都不知道可以配音。看到别人有好看的效果就发私信去问“你这个怎么搞的，可不可以教我一下？”有的人愿意教一下，很多人都不搭理。

琢磨了不到一个月，刘金发出了令自己信心大涨的

一个作品：他看到地上有一百块钱，蹲下身佯装系鞋带，刚伸手打算捡，旁边人趁他不注意把钱拿走，换了一坨牛粪，他没注意，一把抓起来还放在鼻尖闻了闻。

这个段子一发出很快上了热门，点击量超过180万，涨粉3万。他看着评论里“哈哈哈哈哈”的评论，自己都会笑起来，感觉非常自豪。接下来的段子接二连三上热门，又涨了七八万粉丝。

2016年三四月份，刘金离开堂哥的汽车租赁店回到老家，专职拍段子。当时快手还没有带来收入，他在堂哥的生意里有一点股份，靠每个月一千多块钱的分红生活。

农村条件的拮据艰苦和网络生态的蓬勃繁荣在刘金身上打了一个结。父母长辈看着他好好的工作不做，每天张罗四五个人对着一个小屏幕演来演去，费解又气愤。他的家里甚至搜不到4G信号，装无线之前的两个月里，都要到镇上去上传视频。

那是他最高产的一段时间，每天都会更新，甚至一天发两段、三段。他像走火入魔了一样，别人吃饭他也不吃，坐在一边编辑视频，拍了一个赶紧想下一个。

刘金发现了自己表演的天赋和热情。“我在现实生活中不太爱跟别人说话，有点害羞，但在拍快手的时候，感觉就是两个人，非常放得开。”

接上网以后，作为全村唯一一个无线覆盖的地方，每天都有同龄人在刘金家蹭网打游戏。刘金把无线关掉，逼着朋友们配合他拍完段子，再把路由器打开。

“金哥”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孤独，没有人分担拍段子的压力，没有人理解他内心的渴望。但在另一个世界里，他收获了大批忠实的拥趸，平均每个上热门的段子都能带来两三万粉丝。

洞开

刘金家在贵州山区。从凤冈县城坐小巴车颠簸周折一个半小时到达半山腰的土溪镇，从镇子再步行半个小时上坡路就是四面环山的大连村。

村子不大，几十户人家沿一百多米的公路两侧分布。刘金家是村口的一个两层小楼，一层是六七年前盖的两间三米见方的砖房，二层是后来搭的两间木板房，靠一个木头梯子上下。

刘金小时候，父母租种了二十亩地，永远在山里忙，收成总也不好。一家三口经常三顿吃土豆，甚至吃茶叶。再长大一点，刘金开始挨打。爸爸不识字，唯一的教育方式就是打。

刘金不爱读书，听不进课，他喜欢画画，看到什么图案就用铅笔在纸上画，上语文课画，上数学课也画。

距离初中毕业还有一个星期，一个亲戚要去广东打工，刘金当时17岁，一天也不想在多待，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外面看看。

从凤冈到深圳，汽车开了一天一夜。还来不及看清楚高楼大厦的样子，刘金就进了位于乡下的电话加工厂。他以为自己从学校逃离出来了，没想到进入了一个比学校更恐怖的地方。全厂两千多人，穿着一模一样的厂服，每天早上8点上班，上午四个小时，下午四个小时，为了拿到一个小时十几块钱的加班费，他晚上还要工作到10点。

两个月以后，他拿到

了第一笔工资，一千多块钱装在一个信封里。他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么多钱，摊开来拍了张照片发在QQ空间。

半年后，刘金忍受不了流水线上的约束和孤独，辞职了。回乡没有想象的顺利，刘金一边在堂哥店里帮忙，一边寻找机遇。快手以闯入者的姿态改变了他的生活。

网络的世界看起来如此公平，任何人都可以注册自己的账号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通过作品质量赢得关注和肯定。刘金为此着迷，他有点子、会演、会拍、能让粉丝们笑，在虚拟世界里，他一呼百应，得到了现实中不可企及的名誉和声望。

更加不可思议的是，虚拟和现实之间竟然还有一道可以推动的门。

粉丝数量超过二十万以后，刘金不断接到商业合作请求。他的快手第一桶金来自一条祛黑头的图片广告，挂一天，两百块钱。随着粉丝增长，广告费越来越高。

刘金至今接了十几条广告，他把收入拿给父母，原本抱怨他胡闹的长辈开始支持他，甚至在段子里客串角色。

有了可观的收益，快手不再仅仅是刘金娱乐粉丝的玩具，也成了他的“事业”。刘金开始组建自己的“队伍”。固定的团队提高了刘金的段子质量，类型也从以恶搞为主扩展到肢体表演、意外搞笑和语言幽默。刘金的粉丝在两个月内从80万涨到100多万。

未来

自从两个月前被盗过一次，刘金的账号就不活跃了。被盗之前，一个段子上了热门会涨两万到三万粉丝，现在只有一两千。以前一个星期就能涨几万粉丝，现在需要一个月。他很失落，怀疑盗号的人对账号做了手脚，又无从追究。

更让刘金恼火的是，想段子变得越来越困难。他更新频率最高的时候一天两三个，现在几乎两三天一个。刘金不愿意翻拍别人的段子，自己能想到的点子都拍完了，原创越来越困难。

没有段子的时候，他会失眠，“像个神经病一样，睡觉翻过来翻过去，特别闹心。”

评论里开始出现指责他的言论，说他最近的段子不好笑了，甚至说他江郎才尽。网络上从不缺少质疑的声音，刚拍段子的时候，刘金会被负面的评论吓到，甚至回私信请对方不要骂自己。现在他慢慢明白众口难调，不再较真。

快手一年，刘金的性格有了很大改变。作为四里八乡的红人，过去他不敢跟生人讲话，直播锻炼了他面对人的胆量。刚有点名气的时候，粉丝在路上认出他，他比对方还脸红，扭头就跑，现在粉丝偶尔找上门，他像待朋友一样招呼着一起吃饭。

没玩快手的时候，他经常想自己要怎么办，没有钱，没有文化，在外面永远也追不上别人的脚步。“现在兜里有一些钱了，心里也踏实了，别人缺钱我还可以借给他花，这是我的光荣，能让别人对我刮目相看。”

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两三天更新一个，保证质量。来年开春，队伍凑齐了，他打算购入摄像机和电脑，也可能去城里走一走，换换风格。

经历过生意起落和盗号风波，刘金对快手心存提防。他知道这个虚拟世界虽然目前看起来生机勃勃，但不是长久之计。他把从中挣的钱攒起来，为自己下一次做生意准备。

如果有一天快手出现意外，他最担心的不是失去了经济来源，而是会失去粉丝的陪伴，“想都不敢想啊，一百多万粉丝，到时候就没了。”

2017年1月1日晚上，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，MC天佑穿着一件红色衣服以嘉宾身份出现在晚会现场。刘金盯着电视屏幕看了好久。

“你有没有想过像他一样，从网络走向现实，当一个真正的明星？”

刘金停顿了几秒说，“没想过，太遥远了。”

据《新京报》